鄧禹論（何去非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鄧禹論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善用兵者，能驕敵之強，而怠敵之銳。彼之勢誠強，則吾形之以甚弱，使其恃之以為獨強，而至於驕。彼之氣誠銳，則吾斂之以不應，使其無得以逞其銳，而至於怠。然後出吾所匿之強以加其驕，出吾所伏之銳以加其怠，使其雖有巧者不及窺，勇者不及憊，則制勝在我矣。

昔者冒頓之滅東胡、李牧之大破匈奴者，中之以其驕也；趙奢之破秦軍，周亞夫之敗吳楚者，中之以其怠也。雖然，求驕以怠人之軍者，必有夫堅制之氣與夫善待之度。迫之而不為動，撓之而不為應者，其氣也；辱之而不為忿，激之而不為變者，其度也。持是之氣，守是之度，為其上者無得而令，為其下者無得而議，然後敵可勝而功可必也。

東之恃其強，而易於冒頓也，冒頓因其易我而遂驕之。求馬畀之矣，而復求婦；婦畀之矣，而復求土。冒頓大議於群臣，悉誅其欲與土者，馳馬而赴東胡，令之曰：“後至者斬！”國人從之，遂滅東胡。

秦人伐韓，軍於閼與，趙使趙奢救之。奢因其銳而欲怠之也，去邯鄲三十里而止，令於官曰：“敢以軍事諫者死！”秦軍武安西，鼓噪勒兵，屋瓦盡振。軍中一人言急救武安，奢立斬之。堅壁增壘，三旬不行。秦軍稍懈，奢卷甲而趨之，二日一夜至於閼與五十里而軍。秦人不意其至，悉甲逆之，一戰而大破秦軍。此冒頓、趙奢所以驕而怠人者，為其下者無得而議之也。

李牧之為趙守北邊也，與士約曰：“匈奴即入盜，急入收保，有敢捕虜者斬！”如是者數歲，匈奴以為怯。趙王以譴牧，牧如故態。王怒召牧，易以他將。匈奴每至，戰輒失

利。王復使牧往，復如故約。居數歲，匈奴誠以為怯。牧乃陰飭車騎，大縱畜牧以餌之。匈奴小人，佯北不勝，單于遂以其眾大至。牧設奇大破之，斬騎十萬，單于遁徙，遂亡邊患。

吳楚以山東反漢，而行攻梁，漢使周亞夫討之。梁王，景帝之母弟。亞夫以其鋒方銳，圖挫而怠之，遂以梁委之而不救。梁急訴於帝，雖數詔亞夫救梁而不受也，卒以破吳。此李牧、亞夫所以驕而怠人者，為其上者無得而令之也。雖然，使夫四人者無氣以持之，無度以守之，主得以令，而下得以議，則亦無以驕怠於人而勝之矣。

昔日漢武帝被命更始，安集河北，始於鄧禹於徒步之中。恃之以為蕭何者，以其言足以就大計，其智足以定大業，且非群臣之等夷也。遂以西方之事委之，而禹亦能勝所屬任，所向就功。赤眉之入長安，諸將豪傑皆欲擊之。禹以其乘新勝之強，財富鋒銳，然盜賊群臣，無他遠計，必生變故。而吾眾雖多，戰勝者少，又乏資饋，難與力爭而可以計破也。且將休兵北道，以觀其弊。於是別軍北趨栒邑，以就糧養士，蓋將有以驕而怠之，然後取之也。此禹之計得矣，光武極欲天下之集，而緩其為計與功也，遂迫以進討。禹無以專制，乃以其兵去栒邑，擊赤眉果不能守，西守扶風。禹雖得入關中，然卒饑幹敝，無足以制賊者，是以赤眉復還入之。禹無以抗，乃不勝其忿悁，而數以憊兵僥戰，至於屢北，僅以身免，聲威功烈一朝沮喪。此知所以驕而怠人之術矣，惜其為氣與度者不足以持守之，是以一憤而不能復舉也。

故善於擇將者，必先求其氣，而後求其材；先察其度，而後察其智。氣足以御材，度足以養智，然後可以授之兵而責之戰矣。嗟乎！以光武之明天任人，以鄧禹之篤於得君，然至此而背戾矣。況夫以昏庸而御夫疏賤者，功可得而必哉？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